

# 人工智能与青年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吴睿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市，100091；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社会生产力体系，并对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青年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根本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意涵。论文辩证地考察了人工智能为青年发展带来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通过解放劳动、拓展职业空间、革新知识范式，为青年全面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其在资本主义应用逻辑下可能加剧技术性失业、催生新型“算法异化”、拉大数字鸿沟，对青年成长构成严峻挑战。最后，本文从国家战略、教育改革与青年主体性三个层面提出引导路径，旨在促使人工智能这一强大生产力服务于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青年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技术异化；人的全面发展

**DOI：**10.64216/3080-1486.25.12.115

## 引言：时代命题与理论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1]</sup>。”（《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劳动资料的革命性变革是划分经济时代的根本标志。当今时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智能革命，正以其对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自身的深刻重塑，宣告着一个新生产时代的来临。这场变革不仅关乎技术本身，更深刻地触及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乃至人类存在方式的变迁。

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朝气、最具创造性和可塑性的群体，历来是生产力大变革中最敏锐的感知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生存状态、发展路径和价值实现，既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下，科学审视青年发展与这一新兴生产力的互动关系，成为一个紧迫而重大的时代命题。

现有研究多从教育学、心理学或具体社会问题切入，虽具启发性，但缺乏一个能够统摄技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宏大历史视野和深层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作为揭示人类社会规律的科学体系，为我们穿透技术迷雾、洞察人工智能与青年发展关系的本质提供了最锐利的理论武器。本文旨在运用这一武器，系统分析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根本属性，辩证揭示其对青年发展的赋能效应与异化风险，并尝试探索一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人工智能促进青年走向自由全面

发展的现实路径。

## 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视域下的人工智能

要科学分析人工智能对青年发展的影响，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人工智能进行准确的理论定位。

人工智能是生产力质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生产力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人工智能的出现，对这三要素均构成了革命性突破<sup>[2]</sup>。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人手的延伸”的工具，而是具备了某种“人脑的扩展”功能的智能体。作为劳动资料，智能算法和机器人能够执行从体力到复杂脑力的任务，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作为劳动对象，海量数据（Big Data）在AI的加工下转化为前所未有的价值与洞见，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对于劳动者而言，AI并非简单的替代者，而是要求劳动者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向更高层级的创造性、情感性和战略性活动跃迁，重塑了“劳动者”的内涵与能力要求<sup>[3]</sup>。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当代形态。马克思曾预见性地指出，“一般社会知识”正日益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人工智能正是这种“知识形态”生产力在当代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它是一种通用的、渗透性的赋能技术（GPT），能够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从而引发全社会生产率的整体性跃升。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是社会智力的结晶与物

化，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巅峰之作。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革命，必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过程中的权力结构、产品的分配方式）以及建立其上的法律、教育等上层建筑发生深刻的矛盾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构成了我们分析所有 AI 社会效应的元框架。我们探讨 AI 对青年的影响，本质上就是在探讨这一宏大矛盾运动在青年这一特定群体身上的具体呈现。

## 2 赋能与解放：人工智能为青年发展开辟的新机遇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工智能首先展现为其对青年发展的巨大解放潜能与赋能作用，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

在劳动解放中拓展职业空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憧憬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工智能正历史性地推动这一愿景的现实化。它将青年从大量重复、枯燥、繁重甚至危险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青年投身于更具创造性、艺术性和人文关怀的事业腾出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同时，AI 催生了诸如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AI 伦理师、智能系统训练师等大量前所未有的新兴职业，极大地拓展了青年的就业选择与事业舞台。基于 AI 的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也为青年提供了更为灵活、自主的就业与创业形态，激发了青年的创新精神与企业家才能。

在知识革命中重塑能力范式。人工智能正在引发一场教育与学习的深层革命。基于 AI 的自适应学习系统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教育，根据每个青年的认知特点与进度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方案与资源，从而打破标准化教育的桎梏，促进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更重要的是，AI 作为一种强大的认知工具，极大地延伸了青年的智力器官。青年可以利用 AI 进行高效的文献梳理、复杂的数据分析、精准的模拟实验和跨语言的流畅交流，从而获得以往时代难以想象的“超人”级能力，为其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强大技术杠杆。

在社会参与中激活主体性表达。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社会创新与公共参与的门槛<sup>[4]</sup>。青年可以利用 AI 工具进行高质量的数字内容创作，发起和运营社会公益项目，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并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这使得青年

的声音得以放大，其社会影响力得以增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其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主体性的培育，使他们成为积极能动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 3 挑战与异化：人工智能对青年发展构成的潜在风险

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技术进步在特定社会关系下可能走向其反面。人工智能在展现巨大解放潜能的同时，其资本主义应用逻辑也带来了新的异化风险与挑战。

技术性失业与就业极化的冲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分析了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作为更高级的“机器”，AI 的替代效应更为广泛和深刻，它不仅冲击传统制造业，更对白领阶层构成威胁，可能导致部分青年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失业。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空心化”或“极化”趋势：即高技能创意岗位和低技能服务岗位需求增长，而大量中等技能的常规工作岗位被 AI 吞噬。这不仅加剧青年就业压力，更可能拉大青年内部的收入差距，固化社会阶层。

“算法囚笼”与新型劳动异化。在资本追求效率与控制最大化的逻辑下，AI 的应用可能催生更为精细和隐蔽的异化形式。对于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内容审核员等广大青年劳动者而言，其劳动过程被算法全程监控、调度与评价。人不再是劳动的主体，而是被降格为算法指令下的一个“数据点”或“生物元件”，劳动丧失了自主性与创造性，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劳动在数字时代的新变种——“算法囚笼”<sup>[5]</sup>。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过程中，也体现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数据产生的巨大价值与青年劳动者的报酬之间往往存在巨大落差。

数字鸿沟与主体性消解的隐忧。接入和使用 AI 技术的机会与能力是不平等的。资源优势青年能获得顶尖的 AI 教育、工具和机会，实现能力的指数级增长；而资源弱势青年则可能被排除在技术进步红利之外，形成基于数字智能素养的“新数字鸿沟”，这将深刻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与公平正义。此外，过度依赖 AI 进行决策与认知，可能导致青年批判性思维、深度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衰退。沉溺于由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与虚拟交互，则可能导致青年与现实世界的疏离，人际关系淡漠，精神世界趋于扁平，这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

## 4 对策与路径：引导青年迈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我们绝不能放任自流，而应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主动引导和塑造技术发展的方向，使其服务于人的解放。

强化国家战略引导与制度保障。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前瞻性的规划与规范。一是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法规与伦理框架，确保算法公平、透明、可问责，保护劳动者和青年的合法权益。二是实施积极的就业与分配政策，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新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并探索适应智能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强化终身技能培训、完善失业保障等），为青年应对技术变革提供安全网。三是大力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数字鸿沟，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为最广大青年所共享<sup>[6]</sup>。

推动教育体系的深层革命。教育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根本之策。必须从“知识灌输”转向“素养培育”，将教育的重心放在培养AI难以替代的核心素养上，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沟通协作能力、伦理判断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要构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柔性教育体系，鼓励和支持青年持续学习、迭代技能，使其能够自如地适应并引领未来工作的变迁。要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教育融入课程，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激发青年的历史主体性精神。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最终，青年自身的觉醒与奋斗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青年应主动拥抱时代变革，将AI视为强大的认知伙伴与解放工具，而非顶礼膜拜的神祇或无法抗拒的宿命。要积极学习掌握AI知识与技能，并将其与自身专业和兴趣深度融合，努力成为“AI+”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更为重要的是，青年要自觉加强哲学思考与人文修养，始终保持独立判断与价值追求，在技术的洪流中锚定人的主体地位，抵制各种形式的异化，最终在驾驭人工智能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5 结论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深邃视角审视，人工智能与青年发展的关系呈现为一幅复杂而辩证

的历史图景。它既是驱动青年摆脱异化劳动、实现能力跃升、拓展社会参与的强大引擎，也可能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成为制造新的不平等、控制与主体性危机的异己力量。其最终走向，并非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安排。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尤其要关注青年群体的福祉与未来。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引领与制度保障，教育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以及青年一代历史主体性的高扬，我们完全有能力驾驭人工智能这股汹涌的技术浪潮，使其从潜在的异化力量转化为促进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工具。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生动验证与创新发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 [2]唐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解构[J].学术界,2024,(12):68-81.
- [3]闵江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东岳论丛,2023,44(10):124-129.
- [4]张耀铭,张路曦.人工智能: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8(01):1-23.
- [5]刘儒,韩丹丹.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再审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06):59-65.
- [6]闵江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东岳论丛,2023,44(10):124-129.

作者简介：吴睿琳（2002年10月9日—），女，汉，重庆，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基金项目：2024年10月15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青蓝工程”项目。